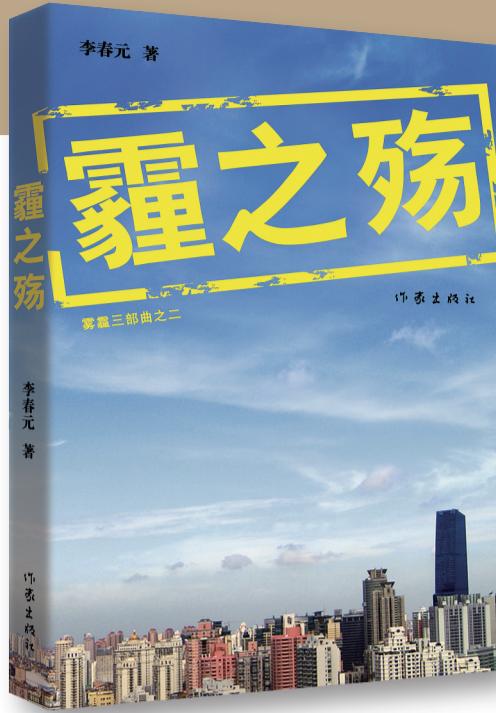


■长篇小说



虽然蓝天反复出现在C市,整个华北地区大气污染程度开始逐月下降,但霾带来的重污染天气仍反复出现。

雾霾之下,由盼姐、大侃、老康、大铃铛等环保志愿者在世代广场组成“桃园故事会”,分别讲述所历和所闻的环保故事。

在C市的E县,胡县长为了眼前创收GDP,把环境搞得一团糟,更把环保局长吕正天逼到辞职的地步。最近胡县长受处分降为副处级,到市直某局当了副调研员。但他留下的污染产业,让E县至今难以转型、难逃污霾。

吕正天局长被提升重用为E县主管环保工作的副县长。新上任的书记、县长,对以大气污染防治为当前首要任务的支持、关注力度,空前之大。因此,作为主管环保工作的副县长吕正天,开展工作异常顺心、顺利、顺势。E县的大气污染防治工作,不仅得到了市委、市政府的充分肯定,也受到域内外投资者的广泛支持和支援。

外号“小模特”的康求真,多年前为寻爱人,到了西部一个城市,一边找人一边工作,在一家供热站锅炉房工作若干年,因为西部一个城市开展了一个向治霾不落实宣战的活动,小模特成了

活动的牺牲品。原来有两个记者阴差阳错在浴室洗澡被烫伤,牵扯出锅炉房故意浪费燃煤以完成年度购煤量的事情,小模特在站长指示下,两个月要用掉四个月的燃煤,一方面是白白的浪费,一方面是恶劣的污染,使当地的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久治不胜。

随着调查的深入,事越扯越多,人越拉越多,老问题、新问题凑到一块,竟积成了两大柜子案情调查材料。政府出台的文件为何无法推动清洁煤集中采购、纠正行业不正之风;发改局提出的监管责任不明确问题;纪检部门提出的利益链和煤为何多签及回扣腐败问题;纠风办提出的不作为问题;环保部门提出的多烧的250吨燃煤与氧化镁添加剂对不上账所造成的污染危害问题;运输部门提出的煤炭入市关卡太多问题;群众提出的散烧煤价格太高问题;组织部门提出的煤炭管理局长,准备提升已列入常委会议题是拿下还是保留问题……

小模特被当地公安局拘留了一周,扣发半年工资后,被警方驱逐出该市。

小模特回到家乡E县,因为多年的工作经验和资历造假,一夜之间,竟由“养霾”嫌疑人,变成了E县治理燃煤污染的特聘技术专家,专门负责监督县城三家热力供应站的煤质和锅炉工是否按技术要求,按时按点向燃煤中添加了氧化镁。

E县入冬以来的空气质量十分不稳定,时而是白天很好,但夜间很差,特别是每日零点至早上5点这段时间,污染时有加剧,检测器经常爆表。市区内夜间低空时常出现一个怪现象:苍穹之下,迷烟飘飘,令人窒息。奇怪的是,还有许多市民相互传播,说E县县城内,近期深更半夜,时常听到不明不白的公鸡叫的声音。

为了减少硫、尘排放,政府要求供热单位要在锅炉烟道上安装脱硫除尘器,还要定时向除尘器药池加一种叫氧化镁的药剂脱硫。这氧化镁其实是一种碱,它与煤烟中的硫产生化学中和反应,可以把液态的硫变成硫酸镁,形成固体灰渣,这种方法称作湿式脱硫法,实施过程其实就是用化学方法给煤烟洗澡,需每两个小时就得补充一次,才能达到预期效果,否则碱性变小了,就达不到脱硫除尘的效果,还会致使锅炉超标排

霾之殇(故事梗概)

放,导致空气污染加剧。

小模特从小就有偷懒耍滑的习性,于是乎经常在夜里偷着睡觉,把劣质煤直接入炉,时间长了,和他一起烧锅炉的哥们儿,也跟着他学,不仅致使当地预期的减排目标变成了泡影,而且因为当地空气PM2.5污染物不降反升,影响非常坏。

环境执法队常晋国副队长带领执法大队突击供热站调查此案,终于真相大白。原来小模特被三个供热站的人重金收买。他由监督员变成了报警信息员,给三个供热站同时各配了一个光盘机,这个光盘机是可以远程遥控的。E县开展严厉打击违法排污和向大气污染防治责任不落实的攻坚战,环保部门查得很严。特别是每逢重雾霾天气来临之时,白天查,晚上查,昼夜查,使三个供热站的偷排行为、偷工减料行为和偷懒行为很难施展,特别是夜间。所以每逢雾霾重污染天气,夜里小模特都蹲守在环保局门口,只要监察车辆一发动,立马就按遥控按钮,三个供热站的光盘机,便会立马发出尖厉的公鸡叫声。这时,各供热点人员不仅会立马起床,快速各就各位,而且会及时向锅炉灰尘净化器内加足氧化镁,并补好台账。常队长按照局里的统一安排,兵分三路,突击夜查三个大型集中供热锅炉房,小模特的伎俩露出了马脚。

据常队长了解,少加氧化镁能增加10倍污染,而三个供热站,一个冬天总燃煤量1000万吨,按每吨煤加一吨氧化镁1000元计算,如果偷工减料50%,三个供热站可节省开支5000万元,但全市区的空气质量,一天也别想达标。

小模特因渎职和收受贿赂,被判刑3年。

常晋国队长10年前从部队转业,本可以留在市环保局机关工作的他,主动要求到环保执法一线的环境监察支队工作。做环境监察,他并非专业,却认真好学,经过不断努力,凭着一身正气一身胆,为环保监察工作作出了突出的贡献。却最终因病倒在了工作岗位。

E县拆锅炉、关污企、煤改气、抑扬尘、减排放、杀劣煤,空气污染指数在吕局长的带头治理下,持续向好,仅两个月重污染天数就减少12天。尽管E县空气质量改善幅度尚未达到公众

预期,但是“初见成效”地大步向好,成绩确实来之不易。在这背后,是政绩观调整的认识保障,是上下一心合力治污的机制保障,是源解析等工作推进的科技保障。在E县领导层,早有了这样的意识:空气质量得不到改善,不仅仅是“面子”问题,很可能也是“帽子”问题。原县委书记被调整岗位,胡县长被降职拿下,就是大气考核不及格导致的结果。

而E县的邻居F县,虽曾几度出台文件,要求相关部门制定重型柴油车绕行计划,但由于部门之间工作的扯皮,近年来,F县夜行市区的重型柴油货车却是不但没有减少,反而激增,尾气排放成为大气污染的一大源头。F县不仅不顾严重污染,纵容停车——加油——餐饮——住宿——赌牌——向导——攻关的黄标车一条龙服务产业,在F县魏县长的特殊关怀下,破一口的“三无”化工厂,在F县落地造霾,并且要在时机并不成熟的情况下,把全县城的燃煤锅炉,统统煤改生物质。

在这种情况下,F县的空气指数越来越差,由于相邻的两个县一升一降,一好一差,使得E县吕正天时常受上级表扬,而F县魏县长却时常挨批,尤其入冬到第二年开春,F县县城连续五个月PM2.5浓度不降反升,省环保厅对F县政府实施了空前严厉的约谈。通过媒体曝光,魏县长在约谈会场上做检查、表决心的场面,成为全县乃至C市和整个京津冀地区的头号新闻。

破一口上个世纪80年代便和当时还在基层工作的魏县长挂上了关系,因为这层关系,F县的各种污染事件几乎都能与他沾上关系。数十年来,魏发官越当越大,破一口靠着魏发的支持与保护,企业越办越大、越办越多,钱也越挣越多。当然,魏发也明白,他往上爬、到处请、到处送的经费,把他全部的工资都搭上,也干不成一件事儿。魏发很快由科员、科长、副局长变成了县工商局长,一直到了现在的县长。

魏县长是个胆子特别大的人。说事,斩钉截铁;办事,雷厉风行;处事,目不斜视;成事,心无法规;顶事,哥们儿义气;拍事,破地一口;出事,

后悔莫及。破一口就喜欢这样的政府领导。因为魏县长在公众面前丢了脸,破一口立志为魏县长分忧,让F县的污染指数降下来。但破一口所用的措施却令人啼笑皆非。

破一口立下志愿后,F县的空气质量很快就有了明显的好转,污染指数突然剧烈下降,并持续稳定地退出了全省空气质量排名倒数前三名的黑名单。但与此同时,邻县E县的空气质量监测数据却也同时出现戏剧性变化,重污染天数持续增多、升高,且猛上猛下,飘忽不定经常爆表,并由全省排名排前三名,一落千丈,变成倒排前三名。两县的这种不正常现象,引起了市环保局的高度关注。市局的关注点不仅在于两县的空气污染指数为什么突然发生剧变,而且,E县和F县各自的监测点污染数据也相差甚远。F县的两个站点,相距不足3公里,但即使在大风天气状态下,也是一个污染指数明显偏高,一个明显偏低;而E县的两个监测点同样也是这个样子。

这天夜里,市环保局督查支队和监测站组成联合检查组,在事先没有打招呼的情况下,突击检查,终于发现了问题所在。在C市,由国家环保部和省环保厅定时定点设备,建成了六个空气质量监测点。这六个点,由国家环保部和省环保厅实时监控,并公布空气质量相关监测数据。破一口竟然找人在F县的监测点周围装上空气净化器,又找人租下E县监测点最近的房子,朝检测设备释放煤烟。

与此同时,破一口的“三无”化工厂,也因为未获环评手续便开始运行,被处以1580万元的天价罚单。

破一口山穷水尽,竟倒打一耙,将E县污染治理专家组组长师博士告上法庭,师博士是C市从北京请来的治霾专家,他学识渊博,人脉好,路子通,他以副总指挥长之名,位列C市政府大气污染防治指挥部“四把手”,同政府官员一道上阵操戈,为C市的治霾工作立下汗马功劳。师博士在法庭上临危不乱,却让破一口非法生产不合格锅炉、推销假环保锅炉等一一浮出水面,就连他通过女儿的关系盗用师博士图纸的事情,也被揪了出来。

破一口受到应有的处罚。魏县长也终被调离F县,降一级,到C市市直一个管植树的局里,当了副调研员。

桃园故事会还在继续,而C市政府、群众、志愿者们也在继续着与雾霾的斗争。因为他们明白,新松恨不高千尺,恶竹应需斩万竿。大大小小的各类污霾,如何死霾悲苦殇情,人类,一时一事都不能心慈手软。

(《霾之殇》,李春元著,作家出版社2015年11月出版)

■长篇小说

《兄弟三个半》(节选)

□张之沪



刘端正的“嘴”,赵大壮的“腿”,荀顺民的“鬼”,黑美丽的“力”,为反抗校霸欺侮,长城里四个秉性不同、天赋各异的少男少女歃血为盟结为兄弟。黑美丽性格憨直,人称傻大姐,因其是女生,又是半道入伙,只能算半个,“兄弟三个半”由此而来。

时代风云变幻,四人命运坎坷沉浮:有的苦苦挣扎,做梦也想爬出社会底层;有的迭遭变故,以致性情大变,躲进深山,最终流落江湖;有的误入仕途,面临进退两难的尴尬处境;有的昏天黑地混日子,一夜更深漏尽,酒阑人散,骤然猛省……没有友谊的人生是残缺的人生,没有肝胆相照朋友的生活毫无情趣。因果纠结,生死流转,四人渐渐老去,不变的是贯穿一生的人间至深至纯的兄弟情义。《兄弟三个半》为大时代中的小人物立传,描写了普通百姓的悲欢离合,以及城市平民命运沉浮的心路历程。

摁住虎头一顿痛打。老虎大概是被打疼了,哀号声传出多远。胖婆娘看得可乐,笑道:“这是谁家孩子扮的老虎?忒笨!也不知他娘昨生的孩?”旁边一个小男孩接话:“阿姨,老虎是三班王大虎扮演的。”王大虎?胖婆娘脸上笑容顿时僵住!仔细辨认躺在地上的老虎,终于认出笨孩子就是从自己肚子里爬出的!葱一行,蒜一行,谁家的孩子谁家爱。胖婆娘受伤母虎般怒吼,猛地踹开门,怒冲冲闯进,一把提起骑在老虎身上的武松,扔垃圾袋扔到墙角,接着“刺啦”一声撕掉儿子身上的虎皮,恶狠狠踩在脚下。事发突然,屋里屋外的人都愣住了。老胡率先反应过来,上前厉声质问:“你是谁?”

“你是谁?”母老虎咆哮着反问。

“我是乔园长亲自任命的指导教师兼艺术总监。”炊事员报出自己最新头衔。胖婆娘闹不清艺术总监是多大的官,什么来头,暂且压下心头火,转过脸数落起自己孩子,话里夹枪带棒:“你个倒霉孩子!你演什么不行,偏要演白挨人揍的老虎。你妈又没给人家偷着送礼,好角色能轮上你?”有母老虎撑腰,小老虎胆子骤然大了许多,指着艺术总监的鼻子,向老娘哭诉:“呜呜……我说我不想演老虎,他说你叫王大虎,就得演老虎!……呜呜……我还不愿演,他就朝我瞪眼。”

晴……呜呜……我怕他打我,就演了……”胖婆娘越听越来气,一脚将地上的虎皮踢开,破口大骂:“啥演技总监,一看就是个跑来蒙事的二货!老虎咱不演了,跟你妈回家!”说着,拉着王大虎胳膊就朝外走。老胡一听急了,挡住去路,急吼吼嚷道:“救戏如救火。你说不演就不演了?不演也行,赔了你撕坏的戏服才能走!”

“赔你娘的头!”母老虎猛力一推,艺术总监猝不及防,踉踉跄跄倒退几步,摔了个仰面朝天!屋外响起观众幸灾乐祸的笑声。老胡虽然揉了多年馒头,武生童子功老底还没丢,一个鲤鱼打挺从地上弹起,飞起一脚踹在对方肥腚上,胖婆娘应声仆地!观众笑声更响。老胡受到鼓励,双手叉腰,一脸豪气,雄赳赳骂道:“治不下你这母老虎,我胡小毛愧对祖师爷!”摔倒爬起的母老虎更加凶猛,狂吼扑来。老胡矮小精悍,动作灵活,母老虎肩宽背厚、粗腰肥臀、蛮力十足,两人纠缠一起,互揪头发,对扇耳光,战个平手。见久战不下,母老虎使出杀手锏,趁对手不备,狠狠一口咬住艺术总监的耳朵!惨叫声传出多远,全园都被惊动。园长和几个保育员慌张张跑来,见状大惊,几个人你拉我拽,折腾了好一会儿,才将艺术总监被咬穿的耳朵从虎口中救出。有人认出凶手是为民菜场肉食柜台的售货员,以服

务态度凶悍远近闻名,恶言劣行几次上了都市晚报社会版,是西关正街有名的母老虎。

乔园长对老胡颇有些失望:折子戏还未排完,先闹了个人仰马翻、血迹斑斑,等到武松正式演出,不知还会闹出什么事。稳定压倒一切。园长当即下令:《武松打虎》停止排练,老胡回家养伤,看在其为园争光的本意上,法外施恩,算是工伤。眼看美梦破灭,老胡心有不甘,跟在园长屁股后面苦苦哀求,说拍戏就像蒸馍,总要让它蒸熟,不能吃生夹馒头,现在就差最后一把火,停止排练前功尽弃实在可惜。园长耐不过老胡死乞白赖纠缠,心里也舍不得一幕好戏,勉强答应给老胡“最后一次机会”,条件是绝不能再出事,让园领导从有些失望变成彻底失望。

“你们谁愿意扮演老虎?”与上次选才相比,左耳包得严严实实的艺术总监态度明显温和许多。有了王大虎前车之鉴,台下死一般寂静。老胡脸上换上巴结的笑容,挤着小嗓重复一遍,还是无人应声。老胡叹口气,不抱任何希望再重复一遍,仍是鸦雀无声。老胡摇摇头,长叹一声,学着京剧道白:“世有伯乐,却无千里马。奈何,奈何!”转身离去。刚走出两步,后面传来稚嫩童音:“报告老师:我愿演老虎!”老胡起先以为自己排戏心切出现幻听,立住未动,直到报告声再次响起,这才相信是真的,扭过头,死死盯着自告奋勇者,脸上表情惊喜交加,“你叫什么名字?你为什么愿扮演老虎?”

“我叫刘端正。演老虎是想跟老师学功夫。”

“好!好!好!”艺术总监笑到见牙不见眼,一连说了三个好,心里略感遗憾;这孩子瘦了点,演老虎肯定不如身子圆滚滚的王大虎出彩,唉,没法子,凑合着用吧,随即把我的两条腿搬弄了几下,试过柔韧性,满意地点点头,当场拍胸打包包,“只要你愿演老虎,我老胡包教包会!”

“不做不知道,一做绊一跤。当天下午,刘端正就为自己上午一时间冲动做出的仓促决定后悔不迭。新学员躺在地毡上抬起一条腿,艺术总监扳起朝肩后压去,行话叫“撕腿”。刘端正疼得龇牙咧嘴,苦苦求饶:“老师,求求你,轻点,再轻点。我疼得实在受不了!”艺术总监笑眯眯地回答:“这才哪到哪?你就撑不住了。小子,记住老师的话:要想人前显贵,必定背后受罪!你两条腿硬得像棍似的,不撕开怎么行!”说着,手上力度进一步加大。刘端正疼得泪流满面,边哭边嚎:“老师,我不演老虎了,你快换别人吧。我,我实在受不了,疼死我了!”老胡的温柔笑容不见了,露出狰狞面目,狞笑着问:“这会儿说太晚了!演不演老虎还由得了你!”手掌猛地往下一压。“妈呀!”我随即发出一阵凄厉的哀号,声音传得远远。过往的保育员听怪不怪,戏谑:老胡又在里面杀猪。

艺术总监辣手摧花,小学员惨痛进步。两周过去,刘端正惊喜地发现自己不用老胡帮忙,就能独自做朝天蹬——支撑腿直立站稳,另一腿脚尖勾起,脚底朝上与头平。老胡得意之余,又开始新一轮“杀猪”……

(摘自《兄弟三个半》,作家出版社2015年10月出版)